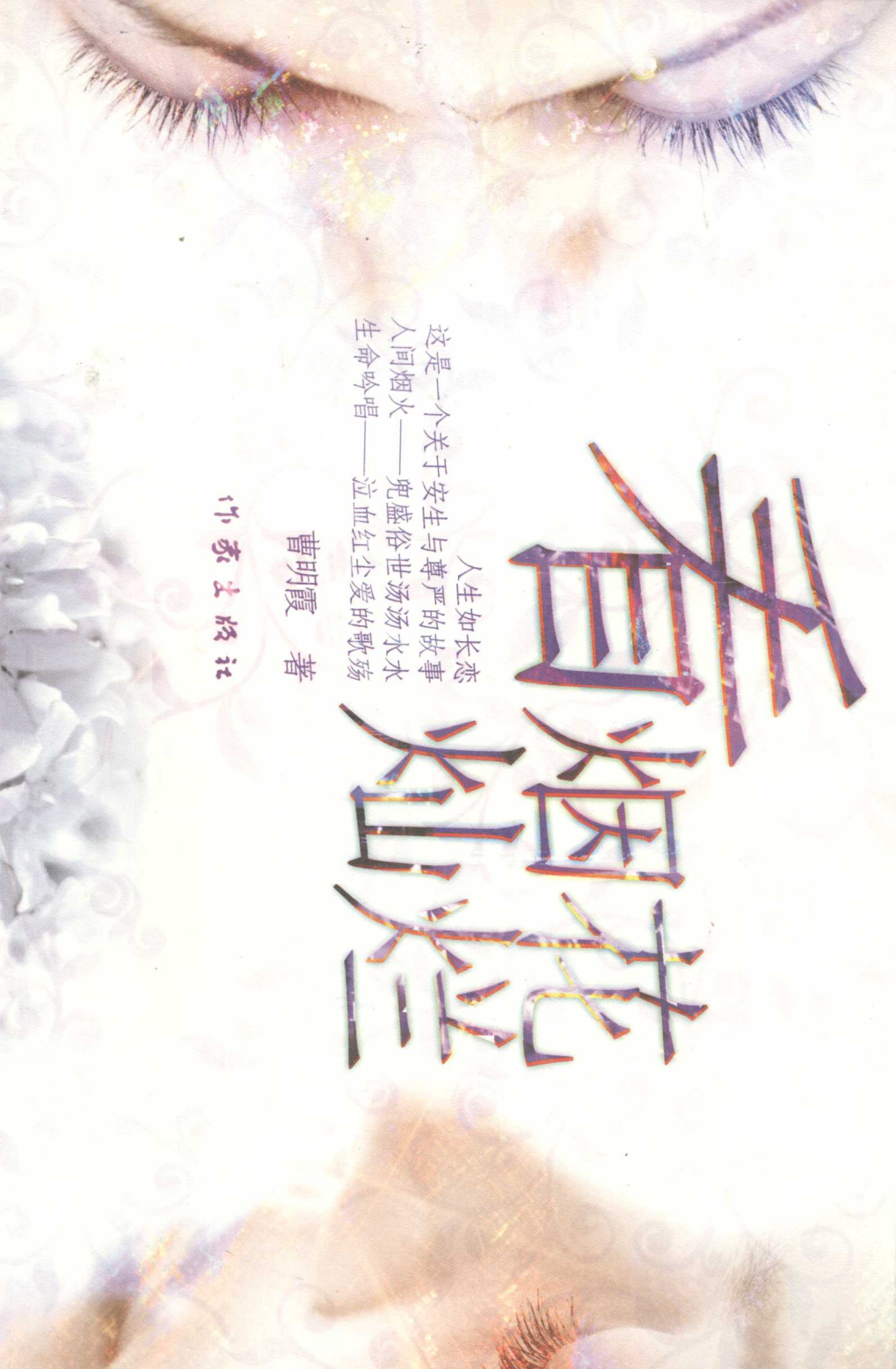




看烟花

人生如长恋
这是一个关于安生与尊严的故事
人间烟火——兜盛俗世汤汤水水
生命吟唱——泣血红尘爱的歌殇

曹明霞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看烟花灿烂

曹明霞 著 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看烟花灿烂/曹明霞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5
ISBN 978 - 7 - 5063 - 4362 - 6

I. 看… II. 曹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84890 号

看烟花灿烂

作者: 曹明霞

责任编辑: 深 蓝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120 千

印张: 7

插页: 1

印数: 001 - 11000

版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362 - 6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华灯初上的时候，林红像每天晚上那样，又坐到了梳妆台前，她要化妆。

1

华灯初上的时候，林红像每天晚上那样，又坐到了梳妆台前，她要化妆。

梳妆台只是一张斑驳的破桌子，旧货市场买的，30块钱。桌上方的墙上，吊着一面烧饼大的塑料圆镜，镜周围落满蚊子的尸体，还有苍蝇的血。镜子被一枚长钉子固定，像只狼牙，显得狰狞。狼牙上挂满了小袋子，有眉笔口红，也有圆珠笔便条。林红几乎是撅着屁股，弓在那里，她不敢坐下来，她怕身下这只粗糙的木凳，刮了她身上那条华贵的丝裙。

林静从院儿里进来，她家的院子就是厨房。林静什么都没说，两手捏着围裙角，站在一边用眼睛看林红，林红明白姐姐要说什么，她说，姐，不吃了，天太热。

“红枣粥我都凉半天了。”林静的声音像从钢管内壁发出的，幽幽凉。

“我一点都不渴。”

两姐妹就不再说话了。林静依然站在那里没动，她好像在看妹妹，又像在愣神儿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她们姐妹俩的话，就少起来。尤其在家里，多数时候，是

用眼睛代替了嘴巴，或者那两只不停劳作的手。林静话少，她是觉得自己的话，特别是好听的话，对这个世界，都用光了。林红不爱吱声，也是肚子里没话了，每天晚上捧着麦克风，千言万语，万语千言，都变成高高低低的音符，飘出去了。

看姐姐不走，林红说，姐，没事儿。主要是天热吃不下东西。

是啊，这里的天儿，太热了。热得人白天吃不下饭，晚上睡不着觉。即使有电扇，吹出来的都是热风。在林静租住的这片平房区内，多是无空调族，老头老太太们吃过饭，夹个小板凳，拎上破蒲扇，左邻右舍，不用相邀，自然地汇聚到一起。也有中年妇女们，下岗的爷们儿们，他们是光膀族，拖鞋族。有时实在热得受不了了，就老老少少都去商场，占上一排座位，躺下来，一直能混到晚上十点关门。死热的一天，算熬下来了。

林红到了晚上就比姐姐享福了，她所在的酒吧，是一家地下娱乐城，空调大温控开着，冷得小姐们皮衣皮裙外面再罩一件大衣，冰窖一样拔人。这种温度，主要是照顾西装革履的客人，也包括嫖客。

“小红，你以后——尽量——尽量少喝——点酒。”林静说。

“我知道。姐。”

“酒精让女人衰老。”

“也让男人兴奋。不然，一瓶酒，几千块，他们是不

肯买的。姐，酒吧里，酒可比肉值钱，真正卖上价的，就是那些瓶瓶罐罐。”林红慢慢地笑了，她的笑很艺术，力求只动嘴和牙，张开，上翘，眼睛也眯着，而面皮尽量不动，哪个女人不怕皱纹呢。女人对自己容颜的保护，可抗衡男人对待自己的政治生命。

“现在是小流氓才搞女人，大流氓都图享受了。吸点毒，喝点酒。女人在人家眼里，根本不是女人。”林红后面的话拉长了声调，像很无奈。她用上下嘴唇抿着口红，一点一点，抿匀了，鲜艳的嘴唇像一朵欲滴的玫瑰。

林静从报纸下拿起一只大碗，又去院里的灶台了。灶台是两摞砖砌起来的长条台案，上面有块木板儿，板儿上面的碗盘，盖着一张《人民日报》，算遮挡灰尘的布帘。

林红放下最后一件工具，睫毛夹子，把脸向镜子前凑了凑，细细地检查着自己。她的睫毛美妙，修长，微微的上翘，无论是正面侧面，都很好看。嘘——林红对着镜子向自己的睫毛吹了一口气，试试睫毛膏的粉刷水平，还好，没有一星儿落下。她拿起纱巾披肩和墙上挂着的真皮手袋，来到院里，说，姐，我走了。

“早点回来。”

“嗯。”

小院门吱的一声开了，又吱的一声合了。林静看着妹妹林红的背影消失，她的目光和这个愈加昏暗下来的午夜一样，黑暗中透着凄茫。

2

林静手脚麻利地关好火，摘下围裙，到镜子前匆匆一瞥，还好，脸上没有灰垢。她快速换上外衣，拿上锁，出了小院儿的门。她要去接儿子豆豆。

豆豆今年四岁了，上的是一家私人幼儿园。像她们这样没有户口的，孩子是上不起公家的幼儿园的，光那份昂贵的建园费，就让人头皮发麻。但林静已经想好了，幼儿园委屈了孩子，小学一定让他上个差不多的，后街的英才小学，就很好，里面多是市委市政府的儿子孙子，环境好得简直像一处儿童游乐场，有那么多鲜艳而光滑的娱乐设施。不像民办小学，铁锈架子的滑梯像一处废弃的工厂，充满了凶险。

豆豆的幼儿园里只有两个阿姨，年轻些的，叫小香，她是老板。另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，是小香雇的，要听她的指挥。小香的家好像也不在本地，不然她为什么没有父母？也没有丈夫孩子？但这处三居室房子，是小香自己的。林静一直觉得小香的生活很奇怪，奇怪在哪里，她还不好多问。

林静发现，园长小香生活的最大乐趣，就是打麻将。

有时园里的孩子还没接完，剩下四五个，由老阿姨照管，小香的麻将桌已经支起来了，她不在乎家长们对她的印象怎么样，会不会因为印象而使她的幼儿园倒闭，小香好像不怕这些。她开幼儿园，好像就和她打麻将一样，是一种事由，一种打发时光的营生，至于赚不赚钱，赔了多少，好像都不在她的考虑之内。

在和她熟悉一些时，林静问她每天上千次地码牌，码这同一样的麻将牌，重复这上万次的同一动作，不烦吗？

小香说一听你就是外行了。不过也有烦的时候，烦有什么法儿呢，我老公也没有，孩子也没有，不打麻将，你让我每天的时间，怎么打发？

“老公可以再找嘛，孩子也可以再生。”林静说。

小香灰心地一笑，她说再找，现在的男人都成文物了，你要掘地三尺，还挖不出一具囫圇的，都他妈烂透了。费劲弄出来，你要拼了命地修啊补啊，哄着哄着，呵着气儿吹着，这还不定哪天丢了。累啊。

孩子，我这辈子要是有个孩子就好了，可老天不待见我，惩罚我，让我没有啊。

接下来林静没有再深问，小香也不愿意说了。看小香尚年轻可是分外沧桑的眼神，林静想，天下每个女人都有一本血泪账啊。

小香因陋就简的这家幼儿园，是普通民居的三居室，

一间是小香的卧室，孩子有时放不下，也可以跟她睡一床。另一间排满了上下铺的小床，床间的过道走不开两个人，那个老阿姨几乎是爬行在各床之间整理内务。另一间的所谓教室，也只几条小桌椅，地上戳了一块小黑板，倚在墙上，三合板刷的。林静常常想，一个是农村妇女，一个是爱打麻将的小香，麻将声声，成了孩子们成长的交响乐。反过来，若不是小香她们这样的幼儿园收留了豆豆，豆豆他们，恐怕要把马路当游乐场了。

豆豆见妈妈来了，高兴得上来就搂住了林静的脖子，说，妈妈，今晚咱去蹦蹦床吗？

3

林静家的后街，就是一座小广场，从领豆豆来到这个城市那天起，第一眼看到那种弹力床，豆豆就深深地喜欢上了。一个小时两块钱，每次豆豆能蹦上三个小时的，还蹦不够。

回到家，林静问豆豆，晚饭吃饱了吗？说着给儿子洗净了手，盛上一小碗米粥，一小碟腌黄瓜，自己也坐下来。天太热，吃饭都成了负担。

“妈妈，我晚上喝过绿豆汤了，还吃了包子。”包子绿豆汤，是豆豆他们幼儿园常年的食谱。豆豆说他最不

愿意吃包子了，当然，也不愿意吃馒头，他愿意吃红烧排骨。在豆豆的食谱中，没有肯德基，也没有麦当劳，更不知道必胜客。

“豆豆，喝过了也再喝点，天热，你出的汗又多，不喝该脱水了。”林静劝着儿子，同时又给他夹了几条黄瓜，说吃黄瓜败火。

搁在往日，豆豆会把他不爱吃的东西送回去，可是今晚林静说带他出去，他就力求表现好一点，一是高兴，再有表现好了，妈妈会给他买些好吃的。

豆豆吃苦瓜一样伸舌噉嘴吃着碗里的黄瓜，林静说豆豆快点吃，她自己三五口，一碗粥喝完了。她起身拿起盆，把豆豆的衣服袜子泡进去，这个城市太热了，一天不到黑，大人孩子的衣服都是咸的，硬的。林静想起林红走时也换下了衣服，她又回身到床上把林红的内衣拿来，一并洗了。林静的两只手快极了，叨食的鸟一样，搓洗，打香皂，清水洗两遍，一会儿的工夫，院里的铁丝上花花绿绿了。

豆豆吃完了，跟在妈妈身后玩水。林静把他拎到一边，说，豆豆，妈妈刚给你换的干净衣服，再弄脏，一会儿出不了门了。

豆豆怕出不了门，听话地回到屋内，老实地坐下来，等着妈妈。

林静坐到了林红坐过的梳妆台前，摘下眼镜，戴上博士伦隐形的。她的手法很熟练，做这一切只用了几秒

钟的时间。然后拿过那只帆布包，把豆豆的衣服等用品装上。

她环视屋内，大致都归拢好了，水关了电拔了。想了想，她又把床单揭起来，踩着凳子，挂到了窗户上。床单的两头各逢着一个布鼻，从他们搬来的那天起，这条单子就是两用的，白天铺床，晚上挂起来，当窗帘。

熄了灯，豆豆一步就跑上来拉住妈妈的衣襟，这孩子胆小。林静借着外面的灯光，把门锁好，领上豆豆，出大门了。

“妈妈，今天咱们玩蹦蹦床吗？”

“不，今晚喝饮品。”

呀，喝饮料啊，豆豆高兴极了，那甜丝丝儿的东西，妈妈平时可是舍不得给他买，跟她磨牙多少天，才舍得买一罐，还要说“两块钱，够买十个馒头了”。

林静弯下腰，悄声对豆豆说，豆豆，以后你在外面，要管妈妈叫阿姨，行吗？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有些工作，人家不让有小孩的妈妈干。带了孩子，人家就不给那么多工资了。”

“那你们学校，不是让你带我吗？”

“学校可以。晚上不行。”

“今晚你干什么？”

“看大门。打更。”林静想笑一下，可是她的鼻子突

然酸痛。

“看大门都是老爷爷干的呀。妈妈，你肯定在撒谎。”

“豆豆，如果你管妈妈叫了妈妈，那人家才会说我撒谎呢。就不要我了。妈妈就挣不了那么多钱了。”

林静脚步匆匆拉着豆豆来到 27 路公交车站。

4

公交车上的乘客并不多，座位空得很，林静不坐，她把豆豆按下，她站着，用腿护着孩子。林静相比林红的玉树临风，她的右肩有点低，那是她比林红多上了几年学，书包压的。不在意的时候，林静的左肩就柳了下来。“妈妈你坐嘛，这么多座位。”豆豆高兴得有些欢天喜地，这么晚了出来，看车窗外的灯火，真漂亮啊。那辉煌的一幅幅巨型广告，无边的绿地，无边的海，海边坐着一抽烟斗的男人，看背影，像真的一样，非常地华贵。夜晚的城市，完全在黑夜里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。豆豆看着这变化万千的霓虹灯，不时地惊叫一声，指给妈妈，拍手说着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。

查尔斯娱乐城的门前并不喧嚣，静谧中蕴藏着华侈，左面是一片停车场，进口车的钣金汇成黑亮的光，形成

一股黑色的河流。右街，是清一色的冷饮摊儿，摊后面是保健品的小超市，都起着很好听的名字，亚当夏娃的。林静深吸了一口气，把豆豆领到一个老奶奶的摊儿前，对豆豆说，你在这里等我（林静把“妈妈”换成了“我”），慢慢喝，别跑。林静说着给豆豆拿了三瓶不同品牌的酸奶，还有一大盒冰淇淋。我要去附近工作，一会儿就完，完了就过来找你，你一定别乱跑，好吗？

“妈妈——阿姨你去哪儿？”豆豆为自己的叫法不好意思，吐了下舌头。

“妈妈看大门呀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林静抚了下豆豆的头，“千万别乱跑，跑了妈妈回来就找不到你了，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看着这么多喝的，豆豆欣然同意了。一次就给买了这么多饮品，太出乎豆豆的意料了。草莓味儿的，橘子味儿的，豆豆都不知道先喝哪一种好了。林静又告诉他，要喝一瓶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再喝，不要一口气喝完。豆豆说我知道了，妈妈你快去吧。错了。豆豆又吐了一下舌头，他说阿姨——妈妈早点回来。

林静又跟摊主老太太说，大妈，您帮着照看着点，别让他乱跑就行。我过会儿来领他。林静说着，给老太太的手里塞了一张钱，是十元吧，老太太推辞不要，林静说大妈您也不容易，帮费心了。

老奶奶看着林静走远的背影，晃了晃头，心说这女人，黑灯瞎火还把孩子撂下，不是要跑吧。

林静换好旗袍，斜披上丝绒授带，亭亭地站在了玻璃钢的门里，而往常，她都是站在门外。侍立迎宾，是今晚林静的另一种职业。她的工作就是向每一位进来的客人说：“你好，欢迎光临。”同时一鞠躬。对走出门的客人再说：“慢走，欢迎再来。”再鞠躬。

里面人手不够的时候，林静也要进去补台。林红说的女人不值钱了，是有点道理的，来这里玩的大佬，人家对小姑娘坐上腿，搂搂抱抱，虚情假意一番，就要付几百的小费，是没大兴趣的。他们更多的时候，是有另外的玩法。每进来一拨人，走向包间，领班的就有权力，她让谁进谁才可以进。为了争得出台，大家先向领班的贿赂。领班相当于这里的二老鸨。

今天的林静站得不够标准，她甚至有些鬼祟，在她的脚下，身后黑暗的地方，放着那个帆布大包，那是她随时准备出门背走的。透过玻璃门，林静时刻注意着豆豆的动静，她怕儿子不耐烦了，跑掉，也怕儿子向这里张望，一眼认出她，跑上来抱住她的腿，叫妈妈。

周末，客人特别多。林静的躬鞠得像磕头翁，她浅浅地鞠着，声音也比平常小。“欢迎光临。”“先生慢走。”她几乎是机械地说着这两句话，她的心里发起了愁，今晚可以对付过去，以后的豆豆，怎么办？天天带

他来这里，靠饮料打发时间，肯定不行。她来这家“查尔斯”才半个月，前些天是把豆豆放在幼儿园，呆半宿，她下班再去抱回家。今天，小香家里有男友了，半夜去敲门，已不方便。林静想要么，以后把孩子一人关在家里？他哭怎么办？突然，林静睁大了眼睛，她看见，远处一辆黑色的子弹头别克车里，呼啦下来一大帮人，这可不像是客人，是——警察？！

瞬间，林静就魔术师一样把自己的行头改变了。长发挽起，牛仔裤休闲装替下旗袍，林静发现了敌情没有回本部报告，她不是一个好哨兵。鱼一样从黑海里穿行着游弋出来，拽上豆豆，豆豆说妈妈——阿姨妈妈，这么快呀，我还没喝完呢。

林静的饮品钱已提前付过，她把剩余的饮料装到包里，说回家再喝。转弯就带着豆豆拐上另一条小街了。

大街小巷上空空荡荡，突然变得静了。林静快速跑到一个小超市的门口，拿起电话，她给林红打了传呼，留言是：有事，速归。

5

林红没有收到林静的传呼，她所在的迷你酒吧，地下信号不好。林静呼她时，她正捧着话筒唱那支唱过了

千百遍的歌儿：

天空中鸟儿在飞，子弹跟随；
人流中脚步在飞，金钱跟随；
权力在飞，女人跟随；
爱情在飞，谎言跟随；
身体在飞，欲望跟随；
诺言在飞，眼泪跟随；
白发在飞，沧桑跟随；
我要飞，谁来跟随？
让我飞我要飞不指望谁跟我双栖双飞；
我要飞让我飞我渴望上苍助我一次飞……

林红的歌喉像香港歌星徐小凤，粗粝又绵长。这和她细弱的身材很不相配。林红没有学过声乐，她只是喜欢唱歌，也擅长模仿。苏芮，邓丽君，包括国内一些当红歌手，林红学谁像谁。来这里玩的，多是熟客儿。男人们来这里娱乐，确实比回家快乐多了。公款，或有人买单，他们只负责高兴，快乐。进了门，有帮摘围巾的，有帮着挂衣服的，如果需要换鞋，她们会屈膝蹲下，一只腿半跪，帮助他们把脚，插到另一双的鞋窠里。而不像家里，老婆最好的态度也就是啪——嗒两声，给拖鞋扔到了地上。男人们到这里舒服，放松，体验到了真正的当家做主，有钱是大爷的享受。